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二

肇忠用事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夏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氏爲文昭皇后配鄉食高祖增脩舊冢號終寧陵追賜后父颺爵勃海公謚曰敬以其嫡孫猛襲爵封后兄肇爲平原公肇弟顯爲澄城公三人同日受封魏主素未識諸舅始賜衣幘引見皆惶懼失措數日之間富貴赫奕

和帝中興元年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趙郡王仲興上谷寇猛趙郡趙脩南陽趙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



襄

梁武帝天監元年冬十二月魏陳留公主寡居僕射高肇秦州刺史張彝皆欲尚之公主許彝而不許肇肇怒譖彝於魏主彝坐沈廢累年

二年冬十月魏主納高肇兄偃之女爲貴嬪

三年魏冠軍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於帝常在左右傳可門下奏事弄權納賄朝野憚之北海王詳亦附焉皓娶尚書令高肇從妹皓妻之姊爲詳從父安定王燮之妃詳丞於燮妃由是與皓益相昵狎直閣將軍劉胄本詳所引薦殿中將軍常季賢以善養馬陳掃靜掌櫛皆得幸於帝與皓相表裏

賣權勢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帝旣黜六輔誅咸陽王禧專委事於肇肇以在朝親族至少乃邀結朋援附之者旬月超擢不附者陷以大臯尤忌諸王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獨執朝政乃譖之於帝云詳與皓胄季賢掃靜謀爲逆亂夏四月帝夜召中尉崔亮入禁中使彈奏詳貪淫奢縱及皓等四人怙權貪橫收皓等繫南臺遣虎賁百人圍守詳第又慮詳驚懼逃逸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旨示以中尉彈狀詳曰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人與我物我實受之詰朝有司奏處皓等罪皆賜死帝引高陽王雍等五

王入議詳罪詳單車防衛送華林園母妻隨入給小奴弱婢數圍守甚嚴內外不通五月丁未朔下詔宥詳死免為庶人頃之徙詳於太府寺園禁彌急母妻皆還南第五日一來視之詳暴卒詔有司以禮殯葬先是典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足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將鳴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頭為元首人君之象

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觀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帝愈重光高肇說帝使宿衛隊主帥羽林虎賁守諸王第殆

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

五年 魏主委任高肇踈薄宗室好桑門之法不親政事

六年高貴嬪有寵而妬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而殂人皆歸咎高氏官禁事祕莫能詳也

七年春三月戊子魏皇子昌卒侍御師王顯失於療治時人皆以為承高肇之意也 秋七月甲午魏立高貴嬪為皇后尚書令高肇益貴重用事肇多變更先朝舊制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卑下之唯度支尚書元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聽事欲與棺詰闕論肇罪惡自

殺以切諫肇聞而惡之會匡與太常劉芳議權量事肇主芳議匡遂與肇喧競表肇指鹿為馬御史中尉王顯奏彈匡誣毀宰相有司處匡死刑詔恕死降為光祿大夫 初魏主為京兆王愉納于后之妹為妃愉不愛愛妾李氏生子寶月于后召李氏入宮捶之愉驕奢貪縱所為多不法帝召愉入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為冀州刺史愉自以年長而勢位不及二弟潛懷愧恨又身與妾屢被頓辱高肇數譖愉兄弟愉不勝忿癸亥殺長史羊靈引司馬李遵詐稱得清河王懌密疏云高肇弒逆遂為壇於信都之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立李

氏爲皇后漢曹參軍崔伯驥不從愉殺之在北州
鎮皆疑魏朝有變定州刺史安樂王詮具以狀告
之州鎮乃安乙丑魏以尚書李平爲都督北討諸
軍行冀州事以討愉平崇之從父弟也 魏高后
之立也彭城武宣王勰固諫魏主不聽高肇由是
怨之數譖勰於魏主魏主不之信勰薦其舅潘僧
固爲長樂太守京兆王愉之反脅僧固與之同肇
因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彭城郎中令魏偃前
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擢構成其事肇令侍中元暉
以聞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以問暉暉明
勰不然又以問肇肇引魏偃高祖珍爲證帝乃信

之戊戌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
平王懷高肇俱入宴勰妃李氏方產固辭不赴中
使相繼召之不得已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
小橋牛不肯進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勰來遲乃
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
息俄而元珍引武士齎毒酒而至勰曰吾無罪願
一見至尊死無恨元珍曰至尊何可復見勰曰至
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乞與告者一對曲直武士
以刀鐶築之勰大言曰寃哉皇天忠而見殺武士
又築之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尸
載歸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號哭大言曰高肇

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安得良死魏主舉哀於東
堂贈官葬禮皆優厚加等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
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
之益甚京兆王愉不能守信都癸卯燒門攜李氏
及其四子從百餘騎突走李平入信都斬愉所置
冀州牧韋超等遣統軍叔孫頭追執愉置信都以
聞羣臣請誅愉魏主弗許命鎖送洛陽申以家人
之訓行至野王高肇密使人殺之諸子至洛魏主
皆赦之魏主將屠李氏中書令崔光諫曰李氏方
姪刑至刳胎乃桀紂所為酷而非濫請俟產畢然
後行刑從之李平捕愉餘黨千餘人將盡殺之錄

事參軍高顥曰此皆脅從前既許之原免矣宜為
表陳平從之皆得免死顥祐之孫也濟州刺史高
植帥州軍擊愉有功當封植不受曰家荷重恩為
國致效乃其常節何敢求賞植肇之子也加李平
散騎常侍高肇及中尉王顯素惡平顯彈平在冀
州隱截官口肇奏除平名

十一年春正月丙辰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
肇為司徒清河王懌為司空廣平王懷進號驃騎
大將軍加儀同三司肇雖登三司猶自以去要任
怏怏形於言色見者嗤之尚書右丞高綽國子博
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為司徒綽送迎往來

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嘆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綽允之孫軌懿之族孫也清河王懌有才學聞望懲彭城之禍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翦之幾盡昔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錄囚徒欲以收衆心懌言於魏主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漸不可瀆也減膳錄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帝笑而不應

十四年春正月魏世宗殂太子詡即位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太子太保任城王澄數為肇所譖懼不自全乃終日酣飲所為如狂朝廷機要無所關豫及世宗殂肇擁兵於外朝野不安領軍將軍于忠與門下議以肅宗幼未能親政宜使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為尚書令摠攝百揆奏皇后請即敕授王顯素有寵於世宗恃勢使威為世所疾恐不為澄等所容與中常侍孫伏連等密謀寢門下之奏矯皇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以顯與勃海公高猛同為侍中于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顯於禁中下

詔削爵任顯臨執呼寃直閣以刀鏃撞其掖下送
右衛府一宿而死庚申下詔如門下所奏百官摠
己聽於二王中外悅服二月庚辰尊皇后為皇太
后魏王稱名為書告哀於高肇且召之還肇承變
憂懼朝夕哭泣至于羸悴歸至漣澗家人迎之不
與相見辛巳至闕下衰服號哭升太極殿盡哀高
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直寢邢豹等十餘人於舍
人省下肇哭畢引入西廡清河諸王皆竊言目之
肇入省豹等搃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稱肇自盡自
餘親黨悉無所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昏於廁
門出口歸其家 魏于忠既居門下又摠宿衛遂

專朝政權傾一時 魏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
王肅以朝廷處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請解官隱嵩
山世宗不許深怪之及為尚書志氣驕滿每謂人
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每入參議論好面譏
毀羣官又表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
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見之切齒尚書左僕
射郭祚冒進不已自以東宮師傅列辭尚書望封
侯儀同詔以祚為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
將軍雍州刺史祚與植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
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其罪尚書
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

帥合部曲欲圖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
明晒準律當死衆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爲植所
使植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
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
植死刑植親帥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乞賜裁
處忠矯詔曰凶謀旣爾罪不當恕雖有歸化之誠
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八月乙亥植與郭祚及
都水使者杜陵韋雋皆賜死雋祚之昏家也忠又
欲殺高陽王雍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以王還
第朝野冤憤莫不切齒 庚寅魏以車騎大將軍
于忠爲尚書令特進加儀同三司 自郭祚等死

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脅息太后旣
親政乃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爲儀同三司
尚書令後旬餘太后引門下侍官於崇訓宮問曰
忠在端右聲望何如咸曰不稱厥任乃出忠爲都
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
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許其優轉太傅雍等皆
不敢違加忠車騎大將軍忠又自謂新故之際有
定社稷之功諷百僚令加己賞雍等議封忠常山
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皆加
封邑雍等不得已復封崔光爲博平縣公而尚書
元昭等上訴不已太后敕公卿再議太傅懌等上

言先帝升遐奉迎乘輿待衛省闈乃臣子常職不容以此爲功臣等前議授忠茅土正以畏其威權苟免暴戾故也若以功過相除悉不應賞請皆追奪崔光亦奉送章綬茅土表十餘上太后從之高陽王雍上表自劾稱臣初入柏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臣出君行深知不可而不能禁于忠專權生殺自恣而臣不能違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臣欲出忠於外在心未行返爲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請返私門伏聽司敗太后以忠有保護之功不問其罪

十五年春二月魏中尉元匡奏彈于忠幸國大災

專擅朝命裴郭受密宰輔黜辱又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欲以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就州行決自去歲世宗晏駕以後皇太后未親覽以前諸不由階級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經恩宥正可免罪竝宜追奪太后令曰忠已蒙特原無宜追罪餘如奏夏四月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豈宜以一謬棄其餘勲復封忠爲靈壽縣公

十七年春三月辛未魏靈壽武敬公于忠卒

邢巒寇巴西

梁武帝天監四年 初譙國夏侯道遷以輔國將軍從裴叔業鎮壽陽爲南譙太守與叔業有隙單騎奔魏魏以道遷爲驍騎將軍從王肅鎮壽陽使道遷守合肥肅卒道遷棄戍來奔從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鎮南鄭以道遷爲長史領漢中太守黑卒詔以都官尚書王珍國爲刺史未至道遷陰與軍主考城江忱之等謀降魏先是魏仇池鎮將楊靈珍叛魏來奔朝廷以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上遣左右吳公之等使南鄭道遷遂殺使者發兵擊靈珍父子斬之并使者首送於魏白馬戍主尹天寶聞之引

兵擊道遷敗其將龐樹遂圍南鄭道遷求救於氏王楊紹先楊集起楊集義皆不應集義弟集朗獨引兵救道遷擊天寶殺之魏以道遷爲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侯又以尚書邢巒爲鎮西將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將兵赴之道遷受平南辭豫州且求公爵魏主不許 春二月魏邢巒至漢中擊諸城戍所向摧破晉壽太守王景胤據石亭巒遣統軍李義珍擊走之魏以巒爲梁秦二州刺史巴西太守龐景民據郡不下郡民嚴玄思聚衆自稱巴州刺史附於魏攻景民斬之楊集起集義聞魏克漢中而懼閏月帥羣氏叛魏斷漢中糧道巒屢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遣軍擊破之。夏四月，冠軍將軍孔陵等將兵二萬戍深坑，魯方達戍南安，任僧爽等戍石同，以拒魏邢巒。遣統軍王足將兵擊之，所至皆捷。遂入劔閣，陵等退保潼足，又進擊破之。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初，益州刺史當陽侯鄧元起以母老乞歸，詔徵為右衛將軍。以西昌侯淵藻代之。淵藻懿之子也。夏侯道遷之叛也，尹天寶馳使報元起。及魏寇晉壽，王景胤等並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猝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忽救之，詔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事，救漢中。」

而晉壽已陷。蕭淵藻將至，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入城，恨之，又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為？」淵藻恚，因醉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故。淵藻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上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上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為汝報讎，汝為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淵藻號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謚曰忠侯。李延壽論曰：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闢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蜀，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益州民焦僧護聚衆數萬。

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自擊之或陳不可淵藻大怒斬于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人心大安擊僧護等皆平之 秋八月庚戌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與魏王足統軍紀洪雅盧祖遷戰敗方達等十五將皆死壬子王景胤等又與祖遷戰敗景胤等二十四將皆死 冬十一月魏王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邢巒表於魏主請乘勝取蜀以爲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旣絕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一可圖

也頃經劉季連反鄧元起攻圍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衰衰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劔閣今旣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境內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累敗後衆喪魄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去若其出關庸蜀士卒驚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臣內省文吏不習軍旅賴將士竭力頻有薄捷旣克重阻民心懷服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

況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者義陽其利三倍朝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寧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魏主詔以平蜀之舉當更聽後救寇難未夷何得以養親爲辭巒又表稱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鬪實力也況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涪城脫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又劔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

爲自軍度劔閣以來鬚髮中白日夜戰懼何可爲心所以勉強彊者旣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祿故也且臣之意竝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乂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爲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遞恒多擾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縮勢難曾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揚非唯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旣遠不獲仕進至於

況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春義陽其利三倍朝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寧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魏主詔以平蜀之舉當更聽後敕寇難未夷何得以養親爲辭巒又表稱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關實力也況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涪城脫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又劔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

爲自軍度劔閣以來鬢髮中白日夜戰懼何可爲心所以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祿故也且臣之意竝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爲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遞恒多擾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縮勢難曾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於

州綱無由厠迹是以鬱怏多生異圖比道遷建義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巴還不勞征伐自爲國有魏主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上遣天門太守張齊將兵救益州未至魏主更以梁州軍司泰山羊祉爲益州刺史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足自魏來犇邢巒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巒之克巴西也使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溺於酒色費散兵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來降

五年春正月楊集義圍魏關城邢巒使建武將軍傅賢眼討之集義逆戰擊破之乘勝逐北壬申克武興執楊紹先送洛陽楊集起楊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爲武興鎮又改爲東益州 楊集起兄弟相率降魏

梁魏爭淮堰

梁武帝天監十二年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

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揚州治中裴絢帥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因自稱豫州刺史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降馬仙理遣兵赴之崇聞絢叛未測虛實遣國侍郎韓方興單舸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曰比因大水顛狃爲衆所推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絢戰敗神追拔其營絢走爲村民所執還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絢叔業之兄孫也鄭祖起等皆伏誅崇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略得士衆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卧虎上屢設反間以疑之又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爲縣侯而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十三年冬十月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右

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嶢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

十四年春三月魏左僕射郭祚表稱蕭衍狂悖謀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宜命將出師長驅撲討魏詔平南將軍楊大眼督諸軍鎮荆山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擔者肩上百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秋九月左遊擊將軍

趙祖悅襲魏西碛石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外城徙緣淮之民以實城內將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癸亥魏遣假鎮南將軍崔亮攻西碛石又遣鎮東將軍蕭寶寅決淮堰冬十二月己酉魏崔亮至碛石趙祖悅逆戰而敗閉城自守亮進圍之是冬寒甚淮泗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

十五年春正月魏崔亮攻碛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壹乃以吏部尚書李平為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將步騎二千赴壽陽別為行臺節度諸軍如

有乖異以軍灋從事蕭寶寅遣輕車將軍劉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壘二月乙巳又敗將軍垣孟孫等於淮北李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水陸進攻無敢乖互戰屢有功上使左衛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却之上使義之與直閭王神念泝淮救硤石崔亮遣將軍博陵崔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甕生夾淮爲營延伯取車輪去輜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採竹爲緝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旣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神念屯梁城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硤石克其

外城乙丑祖悅出降斬之盡俘其衆胡太后賜崔亮書使乘勝深入平部分諸將水陸竝進攻浮山堰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輒發平奏處亮死刑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幾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魏師遂還 三月魏論西硤石之功辛未以李崇爲驃騎將軍加儀同三司李平爲尚書右僕射崔亮進號鎮北將軍亮與平爭功於禁中太后以亮爲殿中尚書 魏蕭寶寅在淮堰上爲手書誘之使襲彭城許送其國廟及室家諸從還北寶寅表上其書於魏朝 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

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
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
氣不可以塞若鑿滎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
絢乃開滎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滎
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深五丈開滎北注水
日夜分流猶不減魏軍竟罷歸水之所及夾淮方
數百里李崇作浮橋於碇石戍間又築魏昌城於
八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岡壘其水
清澈俯視廬舍冢墓了然在下初堰起於徐州境
內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己必掌其事旣而康絢以
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慙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豹
子遂譖絢與魏交通上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還
秋八月康絢旣還張豹子不復修淮堰九月丁
丑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
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
王澄爲上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衆十萬將
出徐州來攻堰尚書右僕射李平以爲不假兵力
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澄遂不行

元義幽后

梁武帝天監九年春三月丙戌魏皇子詡生大赦
詡母胡充華臨涇人父國珍襲武始伯充華初選
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

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柰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訓先是魏主頻喪皇子年漸長深加慎護擇良家宜子者以爲乳保養於別宮皇后充華皆不得近

十一年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訓爲太子始不殺其母

十二年秋八月魏主幸東宮以中書監崔光爲太子少傅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魏主有疾丁巳殂于式乾殿

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訓於東宮即皇帝位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譙郡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于忠忠問計於崔光光使置貴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深德四人 二月庚辰尊皇后爲皇太后己亥尊胡貴嬪爲皇太妃三月甲辰朔以高太后爲尼徙居金墉城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得入宮 秋八月丙子魏尊胡太妃爲皇太后居崇訓宮于忠領崇訓衛尉劉騰爲崇訓太僕加侍中侯剛爲侍中撫軍將軍又以太后父國珍爲光祿大夫 魏江陽王繼之子義娶胡太后

妹以義爲通直散騎侍郎義妻爲新平郡君仍拜
女侍中羣臣奏請皇太后臨朝稱制九月乙未靈
太后始臨朝聽政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射能
中針孔政事皆出手筆自決加胡國珍侍中封安
定公

十五年秋九月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勲貴之家侍
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
家謂之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
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
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以
接羣臣示男女之別也今帝族方衍勲貴增遷祇
請遂多將成彝式願陛下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
含生仰悅矣

十七年秋七月魏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而多姦謀
善揣人意胡太后以其保護之功累遷至侍中右
光祿大夫遂干預政事納賂爲人求官無不效者
河間王琛簡之子也爲定州刺史以貪縱著名及
罷州還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
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叙用遂廢于家琛乃求爲
騰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爲之言於太后得兼
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會騰疾篤太后欲及其
生而貴之九月癸未朔以騰爲衛將軍加儀同三

司

晉通元年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獻王惲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禮敬士人時望甚重侍中領軍將軍元義在門下兼摠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惲每裁之以濼義由是怨之衛將軍儀同三司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為郡人資乖越惲抑而不奏騰亦然之龍驤府長史宋維弁之子也惲薦為通直郎浮薄無行義許維以富貴使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謀作亂立惲惲坐禁止案驗無反狀得釋維當反坐義言於太后曰今誅維後有真反者

人莫敢告乃黜維為昌平郡守義恐惲終為已害乃與劉騰密謀使主食中黃門胡定自列云惲貨定使毒魏主若已得為帝許定以富貴帝時年十一信之秋七月丙子太后在嘉福殿未御前殿義奉帝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惲入遇義於含章殿後義厲聲不聽惲入惲曰汝欲反邪義曰義不反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及直齋執惲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人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惲大逆眾咸畏義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文貞公游肇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義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得可夜中殺惲於是詐為太后詔自

四百六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稱有疾還政於帝幽太后於北宮宣光殿宮門晝
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帝亦不得省見裁
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乃歎曰養
虎得噬我之謂矣又使中常侍酒泉賈粲侍帝書
密令防察動止又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
帝謂義爲姨父又與騰表裏擅權又爲外禦騰爲
內防常直禁省共裁判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
振內外百僚重跡朝野聞懾死無不喪氣胡夷爲
之虜面者數百人游肇憤邑而卒 魏相州刺史
中山文莊王熙英之子也與弟給事黃門侍郎略
司徒祭酒纂皆爲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於

鄴上表欲誅元義劉騰纂二犇鄴後十日長史柳
元章等帥城人鼓譟而入殺其左右執熙纂并諸
子置於高樓八月甲寅元義遣尚書左丞盧同就
斬熙於鄴街并其子弟熙好文學有風義名士多
與之遊將死與故知書曰吾與弟並蒙皇太后知
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
太后見廢北宮大傳清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
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民欲建大
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慙朝廷下愧
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
哉凡百君子各敬爾儀爲國爲身善勗名節聞者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二十三
馬良
憐之熙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其尸而藏之

二年魏元義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義以康生為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使之領左右康生子難當娶侍中左衛將軍侯剛女剛子義之妹夫也義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中時或迭出以難當為千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義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甲午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乃為力士儻及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為執殺之勢太后解其

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必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誰羣臣莫敢應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帝前入閣左右競相排閣不得閉康生奪難當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為義所執鎖於門下光祿勳賈粲給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即扶帝出東序前御顯陽殿還閉太后於宣光殿至晚義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

處康生斬刑難當絞刑又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
康生如奏難當怒死從流難當哭辭父康生慷慨
不悲曰我不反死汝何哭也時已昏闇有司驅康
生赴市斬之尚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
亦坐絞難當以侯剛壻得留百餘日竟流安州又
之義使行臺盧同就殺之以劉騰爲司空八坐九
卿常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亦有歷日
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舟車之利山澤
之饒所在推酷刻剥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
巨萬萬計逼奪鄰舍以廣其居遠近苦之

四年春三月魏司空劉騰卒宦官爲騰義息重服

者四十餘人衰經送葬者以百數朝貴送葬者塞
路滿野

六年初魏劉騰既卒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
緩元義亦自寬時出遊於外留連不返其所親諫
義不納太后察知之至秋太后對帝謂羣臣曰今
隔絕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爲我當出家脩
道於嵩山閑居寺耳因欲自下髮帝及羣臣叩頭
泣涕殷勤苦請太后聲色愈厲帝乃宿於嘉福殿
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义然帝深匿形迹太后
有忿恚欲得往來顯陽之言皆以告义又對义流
涕叙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日有數四义殊不以

四
百
九
十
五
爲疑乃勸帝從太后所欲於是太后數御顯陽殿
二宮無復禁礙元舉元灑僧爲徐州瀆僧反太后
數以爲言元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元上
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帝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
第日晏帝與太后至雍內室從者皆不得入遂相
與定圖元之計於是太后謂元曰元郎若忠於朝
廷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元甚懼免
冠求解領軍乃以元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 魏元元雖解兵權猶摠
任內外殊不自意有廢黜之理胡太后意猶豫未
決侍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之紹亮之子也潘嬪有

寵於魏主宦官張景嵩說之云元欲害嬪嬪泣訴
於帝曰元非獨欲殺妾又將不利於陛下帝信之
因元出宿解元侍中明旦元將入宮門者不納夏
四月辛卯太后復臨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
除元名爲民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爲清河
王懌訟冤乞誅元元等曰昔趙高柄秦令關東鼎
沸今元元專魏使四方雲擾開逆之端起於宋維
成禍之末良由劉騰宜梟首滂宮斬骸沈族以明
其罪太后命發劉騰之墓露散其骨籍沒家貲盡
殺其養子以子熙爲中書舍人子熙麒麟之孫也
元之解領軍也太后以元黨與尚彊未可猝制乃

以侯剛代義爲領軍以安其意尋出剛爲冀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未至州黜爲征虜將軍卒於家太后欲殺賈粲以義黨多恐驚動內外乃出粲爲濟州刺史尋追殺之籍沒其家唯義以妹夫未忍行誅先是給事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義意出爲齊州刺史太后徵還爲侍中侍坐於太后義妻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柰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義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寃憤太后嘿然順澄之子也它日太后從容謂侍臣曰劉騰元義昔邀朕求鐵券冀得不死朕賴不與韓子熙曰事關生殺豈繫鐵券且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太后

憮然未幾有告義及弟爪謀誘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又招魯陽諸蠻復擾伊闕欲爲內應得其手書太后猶未忍殺之羣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爲言太后乃從之賜義及弟爪死於家猶贈義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江陽王繼廢於家病卒前幽州刺史盧同坐義黨除名太后頗事粧飾數出游幸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沒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采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脩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慙而還宮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邪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恥臣之一言乎順與穆紹同直順因醉入其

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身二十年侍中與
卿先君丞連職事縱卿方進用何宜相排突也遂
謝事還家詔諭久之乃起

六鎮之叛

梁武帝普通四年夏四月甲申魏遣尚書令李崇
擊柔然阿那瓌崇長史鉅鹿魏蘭說崇曰昔緣邊
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彊宗子弟或國
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役同
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
顧瞻彼此理當憤然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
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

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爲之
奏聞事寢不報 初元義旣幽胡太后常入直於
魏主所居殿側曲盡佞媚帝由是寵信之又出入
禁中恒令勇士持兵以自先後時出休於千秋門
外施木欄楯使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士民求見者
遙對之而已其始執政之時矯情自飾以謙勤接
物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旣得志遂自驕復嗜酒好
色貪吝寶賄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北王繼尤
貪縱與其妻子各受賂遺請屬有司莫敢違者乃
至郡縣小吏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率皆貪汙之
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武衛將軍于景忠之

弟也謀廢義義黜爲懷荒鎮將及柔然入寇鎮民請糧景不肯給鎮民不勝忿遂反執景殺之未幾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殺鎮將改元真王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爲統軍三子爲軍主以拒之

五年春三月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夏四月高平鎮民赫連恩等反推敕勒酋長胡琛爲高平王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

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彧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能爲大王計矣彧許爲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爲可孤所虜五月臨淮王彧與破六韓拔陵戰於五原兵敗彧坐削除官爵安北將軍隴西李叔仁又敗於白道賊勢日盛魏主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問之曰今寇連恒朔逼近金陵

計將安出吏部尚書元脩義請遣重臣督軍鎮朔朔以捍寇帝曰去歲阿那瓌叛亂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改鎮爲州朕以舊章難革不從其請尋崇此表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戚重望器識英敏意欲還遣崇行何如僕射蕭寶寅等皆曰如此實合羣望崇曰臣以六鎮遐僻密邇寇戎欲以慰悅彼心豈敢導之爲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之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旅願更擇賢材帝不許脩義天賜之子也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

形魏肅宗旣不能用及亂生之日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爲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是之謂矣 夏四月壬申加崇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安王深皆受崇節度深嘉之子也 六月魏自破六韓拔陵之反二夏幽涼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政刑殘虐在下皆怨是月城內薛珍等聚黨突入州門擒彥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爲帥大提自稱秦王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初南奉州豪右楊松柏兄弟數爲寇盜刺史博陵崔遊誘之使降引爲主

簿接以辭色使說下羣氏既而因宴會盡收斬之由是所部莫不猜懼遊聞李彥死自知不安欲逃去未果城民張長命韓祖香孫掩等攻遊殺之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卜胡襲高平克之殺鎮將赫連略行臺高元榮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 秋七月甲寅魏遣吏部尚書元滂義兼尚書僕射為西道行臺帥諸將討莫折念生 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

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本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犇命追之十五萬衆度

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關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為亂攻城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逡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詔徵崔暹繫廷尉暹以女妓田園賂元义卒得不坐 丁田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等攻仇鳩河沌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伊祥等擊破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氏王楊紹先之國將佐皆以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陳撫之足以為用急之則腹背為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既而漸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子建蘭根之族兄也 八月魏貞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眾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颺至風舉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义秦人不曉兵犇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灑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

輕敵之心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兩秦遂疆
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勒大將堅壁勿
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
汧岐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
誕俱出梁益隸魏子建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
陽王天生將兵下隴甲午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
志兵敗棄衆東保岐州 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
於破六韓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
丙申下詔諸州鎮軍實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
改鎮爲州以懷朔鎮爲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
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

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爲選部所
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義乃用代來寒人爲傳
詔以慰悅之 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竇雙攻魏
盤頭郡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竇念祖擊破
之 九月魏西道行臺元脩義得風疾不能治軍
壬申魏以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寅爲西道行臺
大都督帥諸將討莫折念生 冬十月胡琛遣其
將宿勤明達寇幽夏比華三州壬午魏遣都督比
海王顥帥諸將討之顥詳之子也 魏廣陽王深
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
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更爲

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
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當
留一人鎮之誰可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爲朔州
刺史 賀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糾合鄉里
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 莫
折天生進攻魏岐州十一月戊申陷之執都督元
志及刺史裴芬之送莫折念生殺之念生又使卜
胡等寇涇州敗光祿大夫薛蠻於平涼東蠻安都
之孫也 高平人攻殺卜胡共迎胡琛 十二月
壬辰魏以京兆王繼爲太師大將軍都督西道諸
軍以討莫折念生 魏魏子建招諭南秦諸氏稍
稍降附遂復六郡十二戍斬賊帥韓祖香魏以子
建兼尚書爲行臺刺史如故梁巴二益二秦諸州
皆受節度莫折念生遣兵攻涼州城民趙天安復
執刺史以應之

六年春正月莫折天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魏以
岐州刺史崔延伯爲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帥衆五
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寅軍于馬嵬延伯素驍
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爲公參賊勇怯乃
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寶寅軍於
水東遙爲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脅之徐
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開營爭逐之其衆多於

延伯一倍蹙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
爲後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
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衆亦引還寶
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
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
寶寅與軍繼其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
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
犇至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
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死川俘其民
以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
辭曰此縣介於彊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

軍之至宜矜而撫之柰何助賊爲虐翦以爲賊役
平悉求其父兄而歸之 二月壬辰莫折念生遣
都督楊鮪等攻仇池郡行臺魏子建擊破之 夏
四月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醜奴宿勤明達
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伊甕生討之不克蕭寶
寅崔延伯旣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
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軍於安定
西北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
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爲先驅擊之別造大盾
內爲鎖柱使壯士負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
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

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
視宿勤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競下覆背
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
伯軍雜步卒戰久疲之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遂
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寅收衆退保安定延伯自
恥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
里結營壬辰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
其數柵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
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
失驍將朝野爲之憂恐於是賊勢愈盛而羣臣自
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

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夏六月破六韓拔陵圍魏

廣陽王深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募二百人開東門
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爲
殿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境州
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久之道路阻絕援軍不
至糧仗俱盡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旣而詣
闕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于謹言於廣陽王深曰
今寇盜蠱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
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深許之謹兼通諸
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首長開示恩信於是
西部鐵勒酋長七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

深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甚盛聞七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七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兵激擊七列河盡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七列河之衆而還柔然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斬其將孔雀等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於廣陵王深深帥衆赴之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資息其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楊置分處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

復為乞活矣 秋八月魏柔玄鎮民杜洛周聚衆反於上谷改元真王攻沒郡縣高歡蔡雋尉景及段榮安定彭樂皆從之洛周圍魏燕州刺史博陵崔秉九月丙辰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為行臺與幽州都督元譚討之景爽之孫也自盧龍塞至軍都關皆置兵守險譚屯居庸關 初敕勒酋長斛律金事懷朔鎮將楊鈞為軍主行兵用匈奴灑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及破六韓拔陵反金擁衆歸之拔陵署金為王既而知拔陵終無所成乃詣雲州降仍稍引其衆南出黃爪堆為杜洛周所破脫身歸爾朱榮榮以為別將

七年春正月魏安州石離穴城斛監三戍兵反應
杜洛周衆合二萬洛周自松岍赴之行臺常景使
別將崔仲哲屯軍都關以邀之仲哲戰沒元譚軍
夜潰魏以別將李琚代譚爲都督仲哲秉之子也
五原降戶鮮于脩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
之左城改元魯興夏四月杜洛周南出鈔掠薊
城魏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丁未都督李
琚與洛周戰於薊城之北敗沒常景帥衆拒之洛
周引還上谷六月杜洛周遣都督王曹紇真等
將兵掠薊南秋七月丙午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
等擊之於栗園大破之斬曹紇真及將卒三千餘

級洛周帥衆南趣范陽景與榮等又破之八月
癸巳賊帥元洪業斬鮮于脩禮請降于魏賊黨葛
榮復殺洪業自立九月葛榮旣得杜洛周之衆
北趣瀛州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甲申魏
行臺常景破杜洛周斬其武川王賀拔文興等捕
虜四百人天水民呂伯度本莫折念生之黨也
後更據顯親以拒念生已而不勝亡歸胡琛琛以
爲大都督秦王資以士馬使擊念生伯度屢破念
生軍復據顯親乃叛琛東引魏軍念生窘迫乞降
於蕭寶寅寶寅使行臺左丞崔士和據秦州魏以
伯度爲涇州刺史封平秦郡公大都督元脩義停

軍隴口久不進念生復反執士和送胡琛於道殺之久之伯度爲万俟醜奴所殺賊勢益盛寶寅不能制胡琛與莫折念生交通事破六韓拔陵浸慢拔陵遣其臣費律至高平誘琛斬之醜奴盡并其衆冬十一月杜洛周圍范陽戍戍民執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臺常景送洛周開門納之

大通元年春正月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博陵崔楷爲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刃斗糧皆所未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聞竟無所給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用志哉遂舉

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旣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疆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辛未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

魏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於涇州收散兵萬餘人屯逍遙園東秦州刺史潘義淵以汧城降賊莫折念生進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幽州刺史畢祖暉戰沒行臺羊深棄城走北海王顥軍亦敗賊帥胡引祖據北華

州叱千麒麟據幽州以應天生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守詔加椿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北地功曹毛鴻賓引賊抄掠渭北雍州錄事參軍楊侃將兵三千掩擊之鴻賓懼請討賊自效遂擒送宿勤烏過仁烏過仁者明達之兄子也莫折天生乘勝寇雍州蕭寶寅部將羊侃隱身斬中射之應弦而斃其衆遂潰侃祉之子也 魏右民郎陽平路思令

上疏以為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為戰地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

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彊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勵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 二月秦賊據魏潼關 三月甲子魏

主詔將西討中外戒嚴會奏賊西走復得潼關戊辰詔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 葛榮久圍信都魏以金紫光祿大夫源子邕爲北討大都督以救之魏蕭寶寅之敗也有司處以死刑詔免爲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爲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還鄉里其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爲不依

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不遣必成深憂昱面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 秋七月魏相州刺史樂安王鑒與北道都督裴衍共救信都鑒幸魏多故陰有異志遂據鄴叛降葛榮 八月魏遣都督源子邕李神軌裴衍攻鄴子邕行及湯陰樂安王鑒遣弟斌之夜襲子邕營不克子邕乘勝進圍鄴城丁未拔之斬鑒傳首洛陽改姓拓跋氏魏因遣子邕裴衍討葛榮 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闔門皆盡粲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

蕭寶寅請降魏復以寶寅爲尚書令還其舊封
蕭寶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
若留關中立功自效行臺都令史河間馮景曰擁
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
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中尉酈道
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嬖人丘念弄權縱
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救赦之
道元殺之并以劾悅時寶寅反狀已露悅乃奏以
道元爲關右大使寶寅聞之謂爲取已甚懼長安
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寅以問河東柳楷楷曰
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

謠言鸞生十子九子蝦一子不蝦關中亂亂者治
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寶寅遣
其將郭子恢攻殺之收殮其尸表言白賊所害又
上表自理稱爲楊椿父子所譖寶寅行臺郎中武
功蘇湛卧病在家寶寅令湛從母弟開府屬天水
姜儉說湛曰元略受蕭衍旨欲見勦除道元之來
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須爲身計不復作
魏臣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
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我百口今屠滅云何不
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
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步多虞不

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信惑行路無識之語
欲以羸敗之兵守關閭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
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
不能以百口為王族滅寶寅復使謂曰我救死不
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耳湛曰凡謀
大事當得天下奇才與之從事今但與長安博徒
謀之此有成理不堪恐荆棘必生於齋閣願賜骸
骨還鄉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寶寅素重湛且知
其不為己用聽還武功冬十月甲寅寶寅自稱齊
帝改元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都督長史毛遐鴻
賓之兄也與鴻賓帥氏羌起兵於馬祗柵以拒寶

寅寶寅遣大將軍盧祖遷擊之為遐所殺寶寅方
祀南郊行即位禮未畢聞敗色變不暇整部伍狼
狽而歸以姜儉為尚書左丞委以心腹文安周惠
達為寶寅使在洛陽有司欲收之惠達逃歸長安
寶寅以惠達為光祿勳丹楊王蕭贊聞寶寅反懼
而出走趣白鹿山至河橋為人所獲魏主知其不
預謀釋而慰之行臺郎封偉伯等與關中豪桀謀
舉兵誅寶寅事泄而死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為
行臺以討寶寅正平民薛鳳賢及宗人薛脩義亦
聚眾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
寅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十一月葛榮圍魏信

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已丑城陷榮執孚逐出居民凍死者什六七孚兄祐為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孚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為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就灑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邕為冀州刺史將兵討榮裴衍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戊申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眾十萬擊之子邕衍俱敗死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邕等敗人不自保相州刺史恒農李神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葛榮盡銳攻之卒不能克

二年春正月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脩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蓄新糧治器械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黨有應津者遺津書曰賊所以圍城正為取北人耳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為患津悉收北人內子城中而不殺眾無不感其仁及葛榮代脩禮統眾使人說津許以為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圍出詣柔然頭兵可汗求救遁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從祖吐豆

發帥精騎一萬南出前鋒至廣昌賊塞隘口柔然
遂還已丑津長史李裔引賊入執津欲烹之既而
捨之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洛周 蕭寶寅圍馮
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
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
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
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
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
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
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為明公前驅稚曰子之
計則善矣然今薛脩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

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陳
一夫因緣為將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
反西逼河濟封疆多在郡東脩義驅帥士民西圍
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
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
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右錐壁侃聲言今且停此
以待步兵且觀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
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
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
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
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脩義亦逃還與

鳳賢俱請降丙子稚克潼關遂入河東 蕭寶寅遣其將侯終德擊毛退會郭子恢等屢為魏軍所敗終德因其勢挫還軍襲寶寅至白門寶寅始覺丁丑與終德戰敗攜其妻南陽公主及其少子帥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為太傅 二月葛榮擊杜洛周殺之併其衆 三月癸未葛榮陷魏滄洲執刺史薛慶之居民死者什八九 夏六月葛榮軍乏食遣其僕射任襄將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為大都督東北道諸軍事帥宗正珍孫等討之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邢杲帥河北流民十萬餘戶反於青州之北海

自稱漢王改元天統戊申魏以征東將軍李叔仁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帥衆討之辛亥魏主詔曰朕當親御六戎掃靜燕代以大將軍爾朱榮為左軍上黨王天穆為前軍司徒楊椿為右軍司空穆紹為後軍葛榮退屯相州之北 秋七月万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師子於魏醜奴留之改元神獸 八月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遊兵已過汲郡所至殘掠爾朱榮啓求討之九月爾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陽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自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為前驅葛榮

爲盜日久橫行河北爾朱榮衆寡非敵議者謂無
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令其衆曰此易與
耳諸人俱辦長繩至則縛取自鄴以北列陳數十
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
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
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齋
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
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
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
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以賊徒旣衆若即分
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

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登即四散數十萬衆
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
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時
人服其處分機速以檻車送葛榮赴洛冀定滄瀛
殷五州皆平時上黨王天穆軍於朝歌之南穆紹
揚椿猶未發而葛榮已滅乃皆罷兵 乙亥魏大
赦改元永安 辛巳以爾朱榮爲大丞相都督河
北畿外諸軍事以楊椿爲太保城陽王徽爲司徒
冬十月丁亥葛榮至洛魏主御閭闔門引見斬
於都市 十二月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北
邊被其患爾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爲大都督

鎮中山樓畏勝威名不敢南出

中大通元年三月壬戌魏詔上黨王天穆討邢杲
夏四月辛丑破邢杲於濟南杲降送洛陽斬之
秋九月爾朱榮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於
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
設變是其所長若搃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
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數
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
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
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旣獲賊衆何爲復
資遣之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須爲奇計以離

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
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
州平以淵爲平州刺史鎮范陽先是魏使征東將
軍劉靈助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
頓丘因帥流民北還與侯淵共滅韓樓仍以靈助
行幽州事加車騎將軍又爲幽平營安四州行臺
万俟醜奴攻魏東秦州拔之殺刺史高子朗

二年春正月万俟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武
衛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
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勝曰然則
柰何岳曰願得爾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爲之

言於榮榮悅以爾朱天光爲使持節都督二雍二
岐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以岳爲左大都
督又以征西將軍代郡侯莫陳悅爲右大都督竝
爲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
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
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并稅其馬蜀持疑不下軍至
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尚遲疑若遇
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
進擊蜀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
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尚少淹留未進
榮怒遣騎兵參軍劉貴乘驛至軍中責天光杖之
一百以軍士二千人助之三月醜奴自將其衆圍
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倅自武功
南渡渭攻圍趣柵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
薩等已拔柵而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
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
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
我與菩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
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即馳
馬東出賊以爲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
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度岡東岳還兵擊之
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

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萬餘
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置柵於
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夏四月天光至汧
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執未可行師侯秋
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醜奴信之散
衆耕於細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將兵五千據
險立柵其餘千人已下爲柵者甚衆天光知其勢
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
之所得俘囚一皆縱遣諸柵聞之皆降天光晝夜
徑進抵安定城下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以城降
醜奴棄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騎追

之丁卯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閣代郡侯莫陳崇
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因大呼衆皆披靡
無敢當者後騎益集賊衆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進
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 甲戌魏以關中
平大赦乃俟醜奴蕭寶寅至洛陽置閭闔門外都
街之中士女聚觀凡三日丹楊王蕭贊表請寶寅
之命吏部尚書李神雋黃門侍郎高道穆素與寶
寅善欲左右之言於魏主曰寶寅叛逆事在前朝
會應詔王道習自外至帝問道習在外所聞對曰
唯聞李尚書高黃門與蕭寶寅周款並居得言之
地必能全之且二人謂寶寅叛逆在前朝寶寅爲

醜奴太傅豈非陛下時邪賊臣不翦瀆欲安施帝
乃賜寶寅死於馳牛署斬醜奴於都市 夏六月
万俟醜奴既敗自涇豳以西至靈州賊黨皆降於
魏唯所署行臺万俟道洛帥衆六千逃入山中不
降時高平大旱爾朱夫光以馬乏草退屯城東五
十里遣都督長孫邪利帥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
之道洛潛與城民通謀掩襲邪利并其所部皆殺
之天光帥諸軍赴之道洛出戰而敗帥其衆西入
牽屯山據險自守爾朱榮以天光失邪利不獲道
洛復遣使杖之一百以詔書黜天光爲撫軍將軍
雍州刺史降爵爲侯天光追擊道洛於牽屯道洛

敗走入隴歸略陽賊帥王慶雲道洛驍果絕倫慶
雲得之甚喜謂大事可濟遂稱帝於水洛城置百
官以道洛爲大將軍秋七月天光帥諸軍入隴至
水洛城慶雲道洛出戰天光射道洛中臂失弓還
走拔其東城賊併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渴乏有
降者言慶雲道洛欲突走天光恐失之乃遣人招
諭慶雲使早降曰若未能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
議明晨早報慶雲等冀得小緩因待夜突出乃報
曰請俟明日天光因使謂曰知須水今相爲小退
任取澗水飲之賊衆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士
多作木槍各長七尺昏後繞城布列要路加厚又

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馳馬突出遇槍馬各傷倒伏兵起即時擒之軍士緣梯入城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窮窘乞降丙子天光悉收其仗而阮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州皆降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以賀拔岳為涇州刺史侯莫陳悅為渭州刺史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南秦州城民謀殺刺史辛顯超顯皆覺之走歸天光天光遣兵討平之步兵校尉宇文泰從賀拔岳入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

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

元顥入洛

梁武帝天監八年秋九月辛巳魏封故北海王詳子顥為北海王

大通二年春正月癸亥魏以北海王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 夏四月魏北海王顥將之相州至汲郡聞葛榮南侵及爾朱榮縱暴陰為自安之計盤桓不進以其舅殷州刺史范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守鄴行臺甄密知顥有異志相帥廢遵復推李神攝州事遣兵迎顥且察其變顥聞之帥左右來犇 冬十月帝以魏北

海王顥為魏王遣東宮直閣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 元顥取魏銍城而據之

中大通元年夏四月魏元天穆將擊邢杲以北海王顥方入寇集文武議之衆皆曰杲衆彊盛宜以爲先行臺尚書薛琚曰邢杲兵衆雖多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天穆以諸將多欲擊杲又魏朝亦以顥爲孤弱不足慮命天穆等先定齊地還師擊顥遂引兵東出顥與陳慶之乘虛自銍城進拔滎城遂至梁國魏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拒之慶之攻之自旦至申拔其三壘大千請降顥登壇燔燎即

帝位於睢陽城南改元孝基 五月丁巳魏以東南道大都督楊昱鎮滎陽尚書僕射爾朱世隆鎮虎牢侍中爾朱世承鎮崤峽乙丑內外戒嚴戊辰北海王顥克梁國顥以陳慶之爲衛將軍徐州刺史引兵而西楊昱擁衆七萬據滎陽慶之攻之未拔顥遣人說昱使降昱不從元天穆與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將大軍前後繼至梁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筭矣天穆之衆皆是仇讎我輩衆纔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虜騎多不可以與之野

戰當及其未盡至急攻取其地而據之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膾乃鼓之使登城將士即相帥蟻附而入癸酉拔滎陽執楊昱諸將三百餘人伏顯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十里無遺鏃之費昨滎陽城下一朝殺傷五百餘人願乞楊昱以快衆意顯曰我在江東聞梁王言初舉兵下都袁昂爲吳郡不降每稱其忠節楊昱忠臣奈何殺之此外唯卿等所取於是斬昱所部統帥三十七人皆剗其心而食之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貫城力戰大破之天穆吐沒兒皆走慶之進擊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獲魏東中郎將辛纂魏主將出辭

顯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顯士衆不多乘虛深入由將帥不得其人故能至此陛下若親帥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顯孤軍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徼大將軍天穆大丞相榮各使引兵來會犄角進討旬月之間必見成功此萬全之策也魏主從之甲戌魏主北行夜至河內郡北命高道穆於燭下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乙亥魏主入河內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顯丙子顯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爲侍

中車騎大將軍增邑萬戶楊椿在洛陽椿弟順為冀州刺史兄子侃為北中郎將從魏主在河北顥意忌椿而以其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敢誅也或勸椿出亡椿曰吾內外百口何所逃匿正當坐待天命耳顥後軍都督侯暄守睢陽為後援魏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宣馳往圍暄晝夜急攻戊寅暄突走擒斬之上黨王天穆等帥眾四萬攻拔大梁分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顥使陳慶之擊之天穆畏顥將北渡河謂行臺郎中濟陰溫子昇曰卿欲向洛為隨我北渡子昇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擊之無不克者六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相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為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遂引兵渡河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自以無後繼遂降於慶之慶之進擊大梁梁國皆下之慶之以數千之眾自發銍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顥使黃門郎祖瑩作書遺魏主曰朕泣請梁朝誓在復恥正欲問罪於爾未出卿於桎梏卿託命豺狼委身虎口假獲民地本是榮物固非卿有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則皇魏再興脫或不然在榮為福於卿為禍卿宜三復富貴可保顥既入洛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齊州

刺史沛郡王欣集文武議所從曰北海長樂俱帝
室近親今宗祏不移我欲受赦諸君意何如在坐
莫不失色軍司崔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於梁
引寇讎之兵以覆宗國此魏之賊臣亂子也豈唯
大王家事所宜切齒下官等皆荷朝眷未敢仰從
長史崔景茂等皆曰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光韶
亮之從父弟也於是襄州刺史賈思同廣州刺史
鄭先護南兗州刺史元暹亦不受顥命思同思伯
之弟也顥以冀州刺史元孚爲東道行臺彭城郡
王孚封送其書於魏主陽平王敬先起兵於河橋
以討顥不克而死魏以待中車騎將軍尚書右僕
射爾朱世隆爲使持節行臺僕射大將軍相州刺
史鎮鄴城魏主之出也單騎而去侍衛後宮皆按
堵如故顥一旦得之號令已出四方人情想其風
政而顥自謂天授遽有驕怠之志宿昔賓客近習
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從南
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高道穆兄子儒自洛陽出
從魏主魏主問洛中事子儒曰顥敗在旦夕不足
憂也爾朱榮聞魏主北出即時馳傳見魏主於長
子行且部分魏主即日南還榮爲前驅旬日之間
兵衆大集資糧器仗相繼而至六月壬午魏大赦
榮旣南下并肆不安乃以爾朱天光爲并肆等九

州行臺仍行并州事天光至晉陽部分約勒所部皆安已田費穆至洛陽顥引入責以河陰之事而殺之顥使都督宗正珍孫與河內太守元襲據河內爾朱榮攻之上黨王天穆引兵會之壬寅拔其城斬珍孫及襲魏北海王顥既得志密與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謀叛梁以事難未平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爲之備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知吾虛實連兵四合將何以禦之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敕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延明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復爲人用乎大權一去動息由人魏之宗廟於斯墜矣顥乃不用慶之言又慮慶之密啓乃表於上曰今河北河南一時克定唯爾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上乃詔諸軍繼進者皆停於境上洛中南兵不滿一萬而羌胡之衆十倍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爲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先以慶之爲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鎮顥心憚之不遣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

君遽取富貴不為國計非徒有損於君恐僕并受其責慶之不敢復言爾朱榮與顥相持於河上慶之守北中城顥自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眾有夏州義士為顥守河中渚陰與榮通謀求破橋立效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應接不逮顥悉屠之榮悵然失望又以安豐王延明緣河固守而北軍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曰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夏州義士之謀指來應之邪為欲廣施經略匡復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嘗不散而更合瘡愈更戰況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眾謀頓廢乎今四方顥顥視公此舉若

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徵發民材多為梓筏間以舟楫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為渡勢首尾既遠使顥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曰今乘輿飄蕩主憂臣辱大王擁百萬之眾輔天子而令諸侯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指掌可克柰何捨之北歸使顥復得完聚徵兵天下此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曰楊黃門已陳此策當相與議之劉靈助言於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將軍正平楊柵與其族居馬渚自言有小船數艘求為鄉導戊辰榮命車騎將軍爾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

爲茂自馬渚西硤石夜渡襲擊顥子領軍將軍冠
受擒之安豐王延明之衆聞之大潰顥失據帥麾
下數百騎南走陳慶之收步騎數千結陳東還顥
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爾朱榮自追陳慶之會
嵩高水漲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須髮爲沙門
間行出汝陰還建康猶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
縣侯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大將軍楊津入宿殿中
掃灑宮庭封閉府庫出迎魏主於北邙流涕謝罪
帝慰勞之庚午帝入居華林園大赦以爾朱兆爲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來軍士及隨駕文武諸
立義者加五級河北執事之官及河南立義者加
二級壬申加大丞相榮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
十萬戶北海王顥自輟轅南出至臨潁從騎分散
臨潁縣卒江豐斬之癸酉傳首洛陽臨淮王彧復
自歸於魏主安豐王延明攜妻子來奔 乙亥魏
主宴勞爾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來督將於都亭
出宮人三百繒錦雜綵數萬匹班賜有差凡受元
顥爵賞階復者悉追奪之

元魏之亂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春正月魏征西將軍平陸文
侯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
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

屠害其家彞父子晏然不以爲意二月庚午羽林
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左民
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
討遂持火掠道中新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
曳彞堂下捶辱極意唱呼動地焚其第舍始均踰
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
仲瑀重傷走免彞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
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
復窮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
識者知魏之將亂矣初燕燕郡太守高湖犇魏其
子謚爲侍御史坐瀆徒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
卑之俗謚孫歡沈深有大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
人婁氏女見而竒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爲函
使至洛陽見張彞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
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
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懷
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秀容劉貴中山賈顯智戶
曹史咸陽孫騰外兵史懷朔侯景獄掾善無尉景
廣寧蔡雋特相友善竝以任俠雄於鄉里

普通五年秀容酋長爾朱榮羽健之玄孫也榮神
機明決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大志散其
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子

如賈顯度及五原段榮太安竇泰皆往依之顯度顯智之兄也

六年 初鄭羲之兄孫儼爲司徒胡國珍行參軍私得幸於太后人未之知蕭寶寅西討以儼爲開府屬太后再攝政儼請奉使還朝太后留之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尚食典御晝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嘗遣宦者隨之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中書舍人樂安徐紇粗有文學先以諂事趙脩坐徙抱罕後還復除中書舍人又諂事清河王曄曄死出爲鴈門太守還洛復諂事元義義敗太后以紇爲曄所厚復召爲中書舍人紇又諂事鄭儼儼以紇有智數仗爲謀主紇以儼有內寵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號爲徐鄭儼累遷至中書令車騎將軍紇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摠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紇有機辯彊力終日治事略無休息不以爲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卧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專好小數見人矯爲恭謹遠近輻湊附之給事黃門侍郎袁翻李神軌皆領中書舍人爲太后所信任時人云神軌亦得幸於太后衆莫能明也

大通二年春二月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嬖佞用

事政事縱弛威恩不立盜賊逢蠱起封疆日蹙魏肅
宗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爲不謹恐左右聞之於帝
凡帝所愛信者太后輒以事去之務爲雍蔽不使
帝知外事通直散騎常侍昌黎谷士恢有寵於帝
使領左右太后屢諷之欲用爲州士恢懷寵不願
出外太后乃誣以罪而殺之有蜜多道人能胡語
帝常置左右太后使人殺之於城南而詐懸賞購
賊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并肆汾廣恒雲六州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兵
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段榮尉景蔡雋先在杜洛
周黨中欲圖洛周不果逃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

劉貴先在爾朱榮所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
之奇也歡從榮之馬廐廐有悍馬榮命歡剪之歡
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
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
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畜此竟何用也
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壁孽
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
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
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
謀并州刺史元天穆孤之五世孫也與榮善榮兄
事之榮常與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

兵入洛內誅嬖倖外清羣盜二人皆勸成之榮上書以山東羣盜方熾冀定覆沒官軍屢敗請遣精騎三千東援相州太后疑之報以念生梟戮寶寅就擒醜奴請降關隴已定費穆大破羣蠻絳蜀漸平又北海王顥帥衆二萬出鎮相州不須出兵榮復上書以爲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怯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臣愚以爲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宜遣發兵東趣下口以躡其背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滄口以西分據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

勢可分遂勒兵召集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徐紇說太后以鐵券間榮左右榮聞而恨之魏肅宗亦惡儼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爲前鋒行至上黨帝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已陰與太后謀酖帝癸丑帝暴殂甲寅太后立皇女爲帝大赦旣而下詔稱潘充華本實生女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宜膺大寶百官文武加二階宿衛加三階乙卯釗即位釗始生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貪其幼而立之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上晏駕春秋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

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
翦誅姦佞更立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於
今矣乃抗表稱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酖
毒致禍豈有天子不豫初不召醫貴戚大臣皆不
侍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又以皇女爲儲兩虛行
赦宥上欺天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
實使姦豎專朝墮亂綱紀此何異掩目捕雀塞耳
盜鍾今羣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
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
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
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

寶祚榮從弟世隆時爲直閣太后遣詣晉陽慰諭
榮榮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遣世隆來今留
世隆使朝廷得預爲之備非計也乃遣之 三月
爾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其子
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又遣從子天光及
親信奚毅倉頭王相入洛與爾朱世隆密議天光
見子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等還晉陽榮猶
疑之乃以銅爲顯祖諸子孫各鑄像唯長樂王像
成榮乃起兵發晉陽世隆逃出會榮於上黨靈太
后聞之甚懼悉召王公等入議宗室大臣皆疾太
后所爲莫肯致言徐紇獨曰爾朱榮小胡敢稱兵

向闕文武宿衛足以制之但守險要以逸待勞彼懸軍千里士馬疲弊破之必矣太后以爲然以黃門侍郎李神軌爲大都督帥衆拒之別將鄭季明鄭先護將兵守河橋武衛將軍費穆屯小平津先護儼之從祖兄弟也榮至河內復遣王相密至洛迎長樂王子攸夏四月丙申子攸與兄彭城王劭弟霸城公子正潛自高渚渡河丁酉會榮於河陽將上咸稱萬歲戊戌濟河子攸即帝位以劭爲無上王子正爲始平王以榮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鄭先護素與敬宗善聞帝即位與鄭季明開城納之

李神軌至河橋聞北中不守即遁還費穆棄衆先降於榮徐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驕駟御馬十匹東奔兗州鄭儼亦走還鄉里太后盡召肅宗後宮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髮榮召百官迎車駕己亥百官奉璽綬備灑駕迎敬宗於河橋庚子榮遣騎執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沈太后及幼主於河費穆密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旣無戰勝之威群情素不厭服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知公虛實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恐公還北之日未度太行而內變作矣榮心然之謂所

親慕容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加芟
翦終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
曰太后荒淫失道嬖倖弄權殺亂四海故明公興
義兵以清朝廷今無故殲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
失天下之望非長策也榮不聽乃請帝循河西至
淘渚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
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皆由朝臣貪
虐不能匡弼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司空
元欽儀同三司義陽王略以下死者二千餘人前
黃門郎王遵業兄弟居父喪其母敬宗之從母也
相帥出迎俱死遵業慧龍之孫也雋爽涉學時人
惜其才而譏其躁有朝士百餘人後至榮復以胡
騎圍之令曰有能為禪文者免死侍御史趙元則
出應募遂使為之榮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爾
朱氏興皆稱萬歲榮又遣數十人拔刀向行宮帝
與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俱出帳外榮先遣并州
人郭羅刹西部高車叱烈殺鬼侍帝側詐言防衛
抱帝入帳餘人即殺劭及子正又遣數十人遷帝
於河橋置之幕下帝憂憤無計使人諭旨於榮曰
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
所向無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
生豈敢妄希天位將軍見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

歸將軍宜時正尊號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榮疑未決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姦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爲像凡四鑄不成功曹參軍燕郡劉靈助善卜筮榮信之靈助言天時人事未可榮曰若我不言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天命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深自愧悔曰過誤若是唯當以死謝朝廷賀拔岳請殺高歡以謝天下左右皆曰歡雖復愚疎言不思難今四方多事須藉武將請捨之收其後效

榮乃止夜四更復迎帝還營榮望馬首叩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即欲向北爲遷都之計榮狐疑甚久武衛將軍汎禮固諫辛丑榮奉帝入城帝御太極殿下詔大赦改元建義從太原王將士普加五階在京文官二階武官三階百姓復租役三年時百官蕩盡存者皆竄匿不出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於闕下洛中士民草草人懷異慮或云榮欲縱兵大掠或云欲遷都晉陽富者棄宅貧者襁負率皆逃竄什不存一二直衛空虚官守曠廢榮乃上書稱大兵交際難可齊壹諸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粉軀不足塞咎乞

追贈亡者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爲無上皇帝自餘死於河陰者諸王贈三司三品贈令僕五品贈刺史七品已下及白民贈郡鎮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勞問詔從之於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封無上王之子韶爲彭城王榮猶執遷都之議帝亦不能違都官尚書元譔爭之以爲不可榮怒曰何關君事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譔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柰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譔譔國之宗室位居常伯生旣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譔罪爾朱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

譔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登高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昨愚闇有北遷之意今見皇居之盛孰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由是罷遷都之議

庚戌魏賜爾朱榮子義羅爵梁郡主 五月丁

巳朔魏加爾朱榮北道大行臺爾朱榮入見魏主於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貳心帝自起止之因復爲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飲之熟醉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輦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敬宗立以爲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

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帝遂從之榮意甚悅榮舉止輕脫喜馳射每入朝見更無所爲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日暮罷歸與左右連手蹋地唱回波樂而出性甚嚴暴喜愠無恒刀槊弓矢不離於手每有瞋嫌即行擊射左右恒有死憂嘗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辛酉榮還晉陽帝餞之於邛陰榮令元天穆入洛陽加天穆侍中錄尚

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以行臺郎中桑乾朱瑞爲黃門侍郎兼中書告人朝廷要官悉用其腹心爲之魏貞外散騎常侍高乾祐之從子也與弟敖曹季式皆喜輕俠與魏主有舊爾朱榮之向洛也逃奔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頻破州軍魏王使元欣諭旨乾等乃降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敖曹爲通直散騎侍郎榮以乾兄弟前爲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鄉里敖曹復行抄掠榮誘執之與薛脩義同拘於晉陽敖曹名昂以字行秋七月乙丑魏加爾朱榮柱國大將軍錄

尚書事 初宇文肱從鮮于脩禮攻定州戰死於唐河其子泰在脩禮軍中脩禮死從葛榮葛榮敗爾朱榮愛泰之才以爲統軍 辛巳以爾朱榮爲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榮子平昌公文殊樂昌公文暢並進爵爲王

中大通二年秋八月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樹置親黨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帝又與吏部尚書李神雋議清治選部榮嘗關補曲陽縣令神雋以階懸不奏別更擬人榮大怒即遣所補者往奪其任神

雋懼而辭位榮使尚書左僕射爾朱世隆攝選榮啓北人爲河南諸州帝未之許太宰天穆入見面論帝猶不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啓數人爲州遽不用也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爾朱皇后性妬忌屢致忿恚帝遣爾朱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即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止自不爲若本自爲之臣今亦封王矣帝旣外逼於榮內迫皇后怏怏不以萬乘

為樂唯幸寇盜未息欲使與榮相持及關隴既定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或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之還以它語亂之曰然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見四方無事奏稱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言已斥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歎其中榮好獵不捨寒暑列圍而進令士卒必齊壹雖遇險阻不得違避一鹿逸出必數人坐死有一卒見虎而走榮謂曰汝畏死邪即斬之自是每獵士卒如登戰場嘗見虎在窮谷中榮令十餘人空手搏之

毋得損傷死者數人卒擒得之以此為樂其下甚苦之太宰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勲業已盛四方無事唯宜脩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感傷和氣榮攘袂曰靈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乃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皆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擒獲即已頃來受國大恩未能混壹海內何得遽言勲業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與兄戒勒士馬校獵高高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回軍之際掃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以數千騎徑度縛取然後與兄奉天子

巡四方乃可稱勳耳今不頻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城陽王徽之妃帝之舅女侍中李或延寔之子帝之姊壻也徽或欲得權寵惡榮爲已害日毀榮於帝勸帝除之帝懲河陰之難恐榮終難保由是密有圖榮之意侍中楊侃尚書右僕射元羅亦預其謀會榮請入朝欲視皇后挽乳徽等勸帝因其入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當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洛陽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

以榮必來色甚不悅子才名邵以字行巒之族弟也時人多以字行者舊史皆因之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猶以榮所親信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爾朱世隆疑帝欲爲變乃爲匿名書自榜其門云天子與楊侃高道穆等爲計欲殺天柱取以呈榮榮自恃其彊不以爲意手毀其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榮妻北鄉長公主亦勸榮不行榮不從是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時人皆言榮反又云天子必當圖榮九月榮至洛陽帝即欲殺之以

太宰天穆在并州恐爲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徽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不可保邪先是長星出中台掃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知天文榮問之對曰除舊布新之象也榮甚悅榮至洛陽行臺郎中李顯和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之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故

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帝求間帝即下明光殿與語知其至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彧告以毅語榮小女適帝兄子陳留王寬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壻力徽以白帝曰榮慮陛下終爲己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耳帝夢手把刀自割落十指惡之告徽及楊侃徽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亦是其類乃吉祥也戊子天穆至洛陽帝出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讌射榮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欲因獵挾天子移都由是帝益疑之辛卯帝召中書舍人温

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末帝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為況不必死吾寧為高貴鄉公死不為常道鄉公生帝謂殺榮天穆即赦其黨皆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特為榮所委任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徽及楊侃皆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以為然徽曰榮腰間嘗有刀或能狼戾傷人臨事願陛下起避之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已至中庭事不果

壬辰帝忌日癸巳榮忌日甲午榮斬入即詣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帝謀頗泄世隆又以告榮且勸其速發榮輕帝以為無能為曰何忽忽預帝謀者皆懼帝患之城陽王徽曰以生太子為辭榮必入朝因此斃之帝曰后懷孕始九月可乎徽曰婦人不及期而產者多矣彼必不疑帝從之戊戌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序聲言皇子生遣徽馳騎至榮第告之榮方與上黨王天穆博徽脫榮帽懼舞盤旋兼殿內文武傳聲趣之榮遂信之與天穆俱入朝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温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帝令子昇作

赦文既成執以出遇榮自外入問是何文書子昇
顏色不變曰敕榮不取視而入帝在東序下西向
坐榮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徽入始一拜榮見
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即
起趨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
與天穆同時俱死榮子菩提及車騎將軍爾朱陽
覩等三十人從榮入宮亦爲伏兵所殺帝得榮手
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者悉
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遂不可制於是內外
喜譟聲滿洛陽城百僚入賀帝登閭闔門下詔大
赦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淵將兵鎮北

中是夜爾朱世隆奉北鄉長公主帥榮部曲焚西
陽門出屯河陰衛將軍賀拔勝與榮黨田怡等聞
榮死奔赴榮第時宮殿門猶未加嚴防怡等議即
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有備吾等衆
少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爲它計怡乃止及世隆
走勝遂不從帝甚嘉之朱瑞雖爲榮所委而善處
朝廷之間帝亦善遇之故瑞從世隆走而中道逃
還榮素厚金紫光祿大夫司馬子如榮死自宮中
突出至榮第棄家隨榮妻子走出城世隆即欲還
北子如曰兵不厭詐今天下恟恟唯彊是視當此
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變生肘腋不如

分兵守河橋遣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亦足示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疆不敢叛散世隆從之己亥攻河橋擒奚毅等殺之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諭之世隆斬首以徇魏以雍州刺史爾朱天光爲侍中儀同三司以司空楊津爲都督并肆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經略河汾榮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隨禁於駝牛署榮死帝引見勞勉之兄乾自東冀州馳赴洛陽帝以乾爲河北大使敖曹爲直閣將軍使歸招集鄉曲爲表裏形援帝親送之於河橋舉酒指水曰卿

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敖曹援劍起舞誓以必死冬十月癸卯朔世隆遣爾朱拂律歸將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瀆尚謂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豐逆王瀆無親已正刑書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臣等從太原王入朝忽致冤酷今不忍空歸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哀不自勝羣胡皆慟哭聲振城邑帝亦爲之愴然遣侍中朱瑞齎鐵券賜世隆世隆謂瑞曰太原王功格天地赤心奉國長樂不顧信誓枉

加屠害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爲太原王報
讎終無降理瑞還白帝帝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
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即得萬人與拂律歸
等戰於郭外拂律歸等生長戎旅洛陽之人不習
戰鬪屢戰不克甲辰以前車騎大將軍李叔仁爲
大都督帥衆討世隆戊申皇子生大赦以中書令
魏蘭根兼尚書左僕射爲河北行臺定相殷三州
皆稟蘭根節度爾朱氏兵猶在城下帝集羣臣博
議皆怵懼不知所出通直散騎常侍李苗奮衣起
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
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

徑斷河橋城陽王徽高道穆皆以爲善帝許之乙
卯苗募人從馬渚上流乘船夜下去橋數里縱火
船焚河橋倏忽而至爾朱氏兵在南岸者望之爭
橋北度俄而橋絕溺死者甚衆苗將百許人泊於
小渚以待南援官軍不至爾朱氏就擊之左右皆
盡苗赴水死帝傷惜之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封河陽侯謚曰忠烈世隆亦收兵北遁丙辰詔行
臺源子恭將步騎一萬出西道楊昱將募士八千
出東道以討之子恭仍鎮太行丹谷築壘以防之
世隆至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拔之
殺城中人無遺類以肆其忿唯希質走免詔以前

東州州刺史元顯恭為晉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
西道行臺 魏東徐州刺史廣長斛斯椿素依附
爾朱榮榮死椿懼棄州歸汝南王悅 汾州刺史
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
兆來會之壬申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事長廣王
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明曄英之弟子也以兆
為大將軍進爵為王世隆為尚書令賜爵樂平王
加大傅司州牧又以榮從弟度律為太尉賜爵常
山王世隆兄天柱長史彥伯為侍中徐州刺史仲
遠為車騎大將軍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太行臺
仲遠亦起兵向洛陽爾朱天光之克平涼也宿勤
明達請降既而復叛北走天光遣賀拔岳討之明
達奔東夏岳聞爾朱榮死不復窮追還涇州以待
天光天光與侯莫陳悅亦下隴與岳謀引兵向洛
魏敬宗使朱瑞慰諭天光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
奔而更立宗室乃頻啓云臣實無異心唯欲仰奉
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使其下僚屬啓云天光密
有異圖願思勝筭以防之范陽太守盧文偉誘平
州刺史侯淵出獵閉門拒之淵屯於郡南為榮舉
哀勒兵南向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
為淵所敗敬宗以城陽王徽兼大司馬錄尚書事
搆統內外徽意謂榮既死枝葉自應散落及爾朱

世隆等兵四起黨衆日盛微憂怖不知所出性多忌嫉不欲人居己前每獨與帝謀議羣臣有獻策者微輒勸帝不納且曰小賊何慮不平又靳惜財貨賞賜率皆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故徒有糜費而恩不感物十一月癸酉朔敬宗以車騎將軍鄭先護爲大都督與行臺楊昱共討爾朱仲遠乙亥以司徒長孫稚爲太尉臨淮王彧爲司徒丙子進雍州刺史廣宗公爾朱天光爵爲王長廣王亦以天光爲隴西王爾朱仲遠攻西兗州丁丑拔之擒刺史王衍衍肅之兄子也癸未敬宗以右衛將軍賀拔勝爲東征都督壬辰又以鄭先護兼

尚書左僕射爲行臺與勝共討仲遠戊戌詔罷魏蘭根行臺以定州刺史薛曇尚兼尚書爲北道行臺鄭先護疑賀拔勝置之營外庚子勝與仲遠戰於滑臺東兵敗降於仲遠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兆雖勇於戰鬪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穿鼻乃以高歡爲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遣使召歡歡遣長史孫騰詣兆辭以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爲犄角之勢兆不悅曰還白高晉州吾得吉夢夢與吾先人

登高丘丘旁之地耕之已熟獨餘馬蘭先人命吾拔之隨手而盡以此觀之往無不克騰還報歡曰兆狂愚如是而敢為悖逆吾勢不得久事爾朱矣十二月壬寅朔爾朱兆攻丹谷都督崔伯鳳戰死都督史忸龍開壁請降源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涉渡先是敬宗以大河深廣謂兆未能猝濟是日水不沒馬腹甲辰暴風黃塵漲天兆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華山王鷲斤之玄孫也素附爾朱氏帝始聞兆南下欲自帥諸軍討之鷲說帝曰黃河萬仞兆安得渡帝遂自安及兆入宮鷲復約止衛兵不使

鬪帝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帝屢呼之不顧而去兆騎執帝鎖於永寧寺樓上帝寒甚就兆求頭巾不與兆營於尚書省用天子金鼓設刻漏於庭撲殺皇子汗辱嬪御妃主縱兵大掠殺司空臨淮王彧尚書左僕射范陽王誨青州刺史李延寔等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它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

不加勳賞兆夢微謂已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
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意所夢為實即掩捕
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
金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
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
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爾朱世
隆至洛陽兆自以為已功責世隆曰叔父在朝日
久耳目應廣如何今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
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爾朱仲
遠亦自滑臺至洛戊申魏長廣王大赦爾朱榮之
死也敬宗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使龍養為客及

兆入洛步蕃南下兵勢甚盛故兆不暇久留亟還
晉陽以禦之使爾朱世隆度律彥伯等留鎮洛陽
甲寅兆遷敬宗於晉陽兆自於河梁監閱財資高
歡聞敬宗向晉陽帥騎東巡以邀之不及因與兆
書為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爾朱
天光輕騎入洛見世隆等即還雍州初敬宗恐北
軍不利欲為南走之計託云征蠻以高道穆為南
道大行臺未及發而兆入洛道穆託疾去世隆殺
之主者請追李苗封贈世隆曰當時眾議更一二
日即欲縱兵大掠焚燒郭邑賴苗之故京師獲全
天下之善一也不宜復追爾朱榮之死也世隆等

徵兵於大寧太守代人房謨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洛陽及兆得志其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謨繫州獄郡中蜀人聞之皆叛安定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遙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人乘之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爾朱世隆聞之捨其罪以爲其府長史北道大行臺楊津以衆少留鄴召募欲自湓口入并州會爾朱兆入洛津乃散衆輕騎還朝爾朱世隆與兄弟密謀慮長廣王母衛氏干預朝政伺其出行遣數十騎如劫盜者於京巷殺之尋

懸榜以千萬錢募賊甲子爾朱兆縊敬宗於晉陽三級佛寺并殺陳留王寬是月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曰兆方急保無它慮遂行歡所親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蕃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於歡歡乃往從之兆時避步蕃南出步蕃至平樂郡歡與兆進兵合擊大破之斬步蕃於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德歡相與誓爲兄弟將數十騎詣歡通夜宴飲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

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
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
矣兆曰善誰可使者賀拔允時在坐請使歡領之
歡拳毆其口折一齒曰平生天柱時奴輩伏處分
如鷹犬今日天下事取捨在王而阿鞠泥敢僭易
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
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
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士素惡兆而
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
頻歲霜旱降戶掘田鼠而食之面無穀色徒汙人
境內請令就食山東待温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

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
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
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邪紹
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
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舊隙兆怒囚紹宗趣歡發
歡自晉陽出滏口道逢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
馬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
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
會漳水暴漲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
有它故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之讒自來賜追今
不辭度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

馬度水與歡坐幕下陳謝授歡刀引頸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耳今為旁人所構間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光投刀於地復斬白馬與歡為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北歡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犇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北雖驍勇兇悍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北歸營復召歡歡將上馬詣之孫騰牽歡衣歡乃止北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北腹心念賢領降戶家屬別為營歡偽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殺之士眾感悅益願附從 斛斯

椿復棄汝南王悅犇魏

三年春正月魏右僕射鄭先護聞洛陽不守士眾逃散遂來奔丙申以先護為征北大將軍魏自敬宗被囚宮室空近百日爾朱世隆鎮洛陽商旅流通盜賊不作世隆兄弟密議以長廣王踈遠又無人望欲更立近親儀同三司廣陵王恭羽之子也好學有志度正光中領給事黃門侍郎以元義擅權託瘖病居龍華佛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敬宗言王陽瘖將有異志恭懼逃於上洛山洛州刺史執送之繫治久之以無狀獲免關西大行臺郎中薛孝通說爾朱天光曰廣陵王高祖猶子夙有

四百七十一
通鑑綱目卷三十二
八十五
何祖
令望沈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以爲主必天人允
叶天光與世隆等謀之疑其實寤使爾朱彥伯潛
往敦諭且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孝
通聰之子也二月己巳長廣王至邳山南世隆等
爲之作禪文使泰山太守遼西竇瑋執鞭獨入啓
長廣王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遂
署禪文廣陵王奉表三讓然後即位大赦改元普
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爲赦文叙敬宗枉殺太原王
榮之狀節閔帝曰永安手翦彊臣非爲失德直以
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因顧左右取筆自作
赦文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

茲大慶肆眚之科一依常式帝閉口八年至是乃
言中外欣然以爲明主望致太平庚午詔以三皇
稱皇五帝稱帝三代稱王蓋遞爲沖挹自秦以來
競稱皇帝予今但稱帝亦已褻矣加爾朱世隆儀
同三司贈爾朱榮相國晉王加九錫世隆使百官
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若配世宗於時無功若
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爲臣不終以此論之
無所可配世隆怒曰汝應死季明曰下官旣爲議
首依禮而言不合聖心翦戮唯命世隆亦不之罪
以榮配高祖廟廷又爲榮立廟於首陽山因周公
舊廟而爲之以爲榮功可比周公廟成尋爲火所

焚爾朱兆以不預廢立之謀大怒欲攻世隆世隆使爾朱彥伯往諭之乃止初敬宗使安東將軍史倅龍平北將軍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中源子恭鎮河內及爾朱兆南向倅龍文義帥衆先降由是子恭之軍望風亦潰兆遂乘勝直入洛陽至是爾朱世隆論倅龍文義之功各封千石侯魏主曰倅龍文義於王有功於國無勳竟不許爾朱仲遠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爲西兗州刺史先用俊表詔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 幽安營昇四州行臺劉靈助自謂方術可以動人又推箕知爾朱氏將衰乃起兵自稱燕王開府儀同三司大

行臺聲言爲敬宗復讎且妄述圖讖云劉氏當王由是幽瀛滄冀之民多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引兵南至博陵之安國城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鷄至冀州託言調發民馬欲俟高乾兄弟送馬而收之乾等知之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合謀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殺白鷄執刺史元嶷乾等欲推其父翼行州事翼曰和集鄉里我不如封皮乃奉隆之行州事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仍受劉靈助節度隆之磨奴之族孫也殷州刺史爾朱羽生將五千人襲信都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

餘騎馳擊之乾在城中繩下五百人追救未及敖
曹已交兵羽生敗走敖曹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
當百時人比之項籍高歡屯壺關大王山六旬乃
引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高乾曰吾聞
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
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
吾當輕馬迎之密參意旨諸君勿懼也乃將十餘
騎與封隆之子子繪潛謁歡於滏口說歡曰爾朱
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
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彊之徒不足爲明
公敵矣郟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秣之稅足濟

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辭氣慷慨歡大悅與之同
帳寢初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豪俠集諸李數
千家於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卒子元
忠繼之家素富多出貸求利元忠悉焚契免責鄉
人甚敬之時盜賊蠱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
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元忠遣奴爲導曰若逢賊
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帥
宗黨作壘以自保坐大櫺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
三百人賊至元忠輒擊却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
此連爲趙李所破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
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

及爾朱兆殺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
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筆濁酒以奉迎歡聞其
酒容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
門者曰本言公招延雋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
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
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
闕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爾朱邪歡曰
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
高乾邕兄弟來未時乾已見歡歡給之曰從叔輩
麀麀何肯來元忠曰雖麀_鹿竝解事歡曰趙郡醉矣使
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

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
勝元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
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
賜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弭服唯劉誕黠胡
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
歡至山東約勒士卒絲毫之物不聽侵犯每過麥
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
益歸心焉歡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與有車
營租米歡掠取之進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開門
納之高敖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爲婦人遺以
布裙歡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

癸酉魏封長廣王曄爲東海王以青州刺史魯郡王肅爲太師淮陽王欣爲太傅爾朱世隆爲太保長孫稚爲太尉趙郡王諶爲司空徐州刺史爾朱仲遠雍州刺史爾朱天光並爲大將軍并州刺史爾朱兆爲天柱大將軍賜高歡爵勃海王徵使入朝長孫稚固辭太傅乃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爾朱兆辭天柱曰此叔父所終之官我何敢受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高歡辭不就徵爾朱仲遠徙鎮大梁復加兗州刺史爾朱世隆之初爲僕射也畏爾朱榮之威嚴深自刻厲留心几案應接賓客有開敏之名

及榮死無所顧憚爲尚書令家居視事坐符臺省事無大小不先白世隆有司不敢行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所在其聽事東西別坐受納辭訟稱命施行公爲貪淫生殺自恣及欲收軍士之意況加階級皆爲將軍無復負限自是勲賞之官大致猥濫人不復貴是時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并汾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競爲貪暴而仲遠尤甚所部富室大族多誣以謀反籍沒其婦女財物入私家投其男子於河如是者不可勝數自滎陽以東租稅悉入其軍不送洛陽東南州郡自牧守以下至士民畏仲遠如豺狼由是四方之人皆惡爾

朱氏而憚其彊莫敢違也 己丑魏以涇州刺史
賀拔岳為岐州刺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為秦州
刺史竝加儀同三司 魏使大都督侯淵驃騎大
將軍代人叱列延慶討劉靈助至固城淵畏其衆
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靈助庸
人假妖術以惑衆大兵一臨彼皆恃其符厭豈肯
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不如出營城外詐言西
歸靈助聞之必自寬縱然後潛軍擊之往則成擒
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聲云欲還丙申簡精騎一千
夜發直抵靈助壘靈助戰敗斬之傳首洛陽初靈
助起兵自占勝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爾朱

氏不久當滅又靈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
夏四月癸丑魏以高歡為大都督東道大行臺
冀州刺史 丙寅魏以侍中驃騎大將軍爾朱彥
伯為司徒 魏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鎮南大將
軍斛律金軍主善無庫狄干與歡妻弟婁昭妻之
姊夫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為書稱爾朱兆將以
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衆皆憂懼又為并州符徵
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與都督尉景為
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皆
號慟聲震郊野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為失鄉客義
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

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
歡曰反乃急計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者衆共推
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
曾無濫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毋得
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爲天下
笑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推牛饗士庚申起
兵於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
兵逼殷州歡令高乾帥衆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
爾朱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擒斬之
持羽生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
爲殷州刺史鎮廣阿歡於是抗表罪狀爾朱氏爾

朱世隆匿之不遁 魏楊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
播剛毅椿津謙恭家世孝友總服同爨男女百口
人無間言椿津皆至三公一門七郡太守三十二
州刺史敬宗之誅爾朱榮也播子侃預其謀城陽
三微李彧皆其姻戚也爾朱兆入洛侃逃歸華陰
爾朱天光使侃婦父韋義遠招之與盟許贖其罪
侃曰彼雖食言死者不過一人猶冀全百口乃出
應之天光殺之時椿致仕與其子昱在華陰椿弟
冀州刺史順司空津順子東雍州刺史辯正平太
守仲宣皆在洛秋七月爾朱世隆誣奏楊氏謀反
請收治之魏主不許世隆苦請帝不得已命有司

四十五
檢案以聞壬申夜世隆遣兵圍津第天光亦遣兵
掩樁家於華陰東西之族無少長者殺之籍沒其
家世隆奏云楊氏實反與收兵相拒皆已格殺帝
惋悵久之不言而已朝野聞之無不痛憤津子逸
爲光州刺史爾朱仲遠遣使就殺之唯津子愔於
被收時適出在外逃匿獲免往見高歡於信都泣
訴家禍因爲言討爾朱氏之策歡甚重之即署行
臺郎中 丙戌魏司徒爾朱彥伯以早遜位戊子
以彥伯爲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彥伯於兄弟中差
無過惡爾朱世隆固讓太保魏主特置儀同三師
之官位次上公之下庚寅以世隆爲之斛斯椿譖

朱瑞於世隆世隆殺之

魏爾朱仲遠度律等聞

高歡起兵恃其彊不以爲慮獨爾朱世隆憂之爾

朱兆將步騎二萬出井陘趣殷州李元忠棄城奔

信都八月丙午爾朱仲遠度律將兵討高歡九月

己卯魏以仲遠爲太宰庚辰以爾朱天光爲大司

馬 孫騰說高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

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歡疑之騰再三固請乃立

勃海太守元朗爲帝朗融之子也冬十月壬寅朗

即位於信都城西改元中興以歡爲侍中丞相都

督中外諸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高乾爲侍

中司空高敖曹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

史孫騰爲尚書左僕射河北行臺魏蘭根爲右僕射已酉爾朱仲遠度律與驃騎大將軍斛斯椿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勝車騎大將軍賈顯智軍於陽平顯智名智以字行顯度之弟也爾朱兆出井陘軍于廣阿衆號十萬高歡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曉說之兆執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兆數勝罪將斬之曰爾殺衛

可孤罪一也天柱薨爾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勝曰可孤爲國巨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乎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寇賊密邇骨肉構隙自古及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高歡將與兆戰而畏其衆彊以問親信都督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彊之有歡曰雖然吾以小敵大恐無天命不能濟也韶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

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爾朱氏外亂天下內失英雄心智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鬪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從者哉韶榮之子也辛亥歡大破朮於廣阿俘其甲卒五千餘人十一月庚辰魏高歡引兵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

四年春正月魏高歡攻鄴爲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壬午拔鄴擒劉誕以楊愔爲行臺右丞時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於愔及開府諮議參軍崔陵悽逞之五世孫也二月辛亥魏安定王追謚敬宗曰武懷皇帝甲子以高歡爲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三月丙寅以高澄爲驃騎大將軍丁丑

安定王帥百官入居於鄴爾朱朮與爾朱世隆等互相猜阻世隆卑辭厚禮諭朮欲使之赴洛唯其所欲又請節閔帝納朮女爲后朮乃悅并與天光度律更立誓約復相親睦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毒爾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朮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爲後患柰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世隆屢徵天光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曰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坐視宗族夷滅邪天光不得已將東出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

歡烏合之衆豈能爲敵但能同心戮力往無不捷若骨肉相疑則圖存之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閏月壬寅天光自長安北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於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節閔帝以長孫稚爲大行臺摠督之高歡令吏部尚書封隆之守鄴癸丑出頓紫陌大都督高敖曹將鄉里部曲王桃湯等三千人以從歡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足集事欲割鮮卑兵千餘人相雜用之何如敖曹曰敖曹所將練習已久前後格鬪不減鮮卑

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不煩更配也庚申爾朱兆帥輕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不克而退壬戌歡將戰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陳連繫牛騎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兆望見歡遣責歡以叛已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歡曰我昔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遂戰歡將中軍高敖曹將左軍歡從父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

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賀拔勝與徐州刺史杜德於陳降歡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欲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收散卒成軍而去兆還晉陽仲遠犇東郡爾朱彥伯聞度律等敗欲自將兵守河橋世隆不從度律天光將之洛陽大都督斛斯椿謂都督賈顯度賈顯智曰今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乃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先還世隆使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內之椿至不得入城乃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欲大掠洛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為之備叔淵信之夏四月甲

子朔椿等入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可施遂西走至灑波津為人所擒送於椿所椿使行臺長孫稚詣洛陽奏狀別使賈顯智張歡帥騎掩襲世隆執之彥伯時在禁直長孫稚於神虎門啓陳高歡義功既振請誅爾朱氏節閔帝使舍人郭崇報彥伯彥伯狼狽走出為人所執與世隆俱斬於閭闔門外送其首并度律天光於高歡節閔帝使中書舍人盧辯勞歡於鄴歡使之見安定王辯抗辭不從歡不能奪乃捨之辯同之兄子也爾朱天光之東下也留其弟顯壽鎮長安召泰州刺史侯

莫陳悅欲與之俱東賀拔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
共圖顯壽以應高歡計未有所出宇文泰謂岳曰
今天光尚近悅未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
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
留心悅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
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泰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
共襲長安泰帥輕騎爲前驅顯壽棄城走追至華
陰擒之歡以岳爲關西大行臺岳以泰爲行臺左
丞領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之辛巳安定王至邛
山高歡以安定王踈遠使僕射魏蘭根慰諭洛邑
且觀節閔帝之爲人欲復奉之蘭根以帝神采高

明恐於後難制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悛共
勸歡廢之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太僕代
人綦母雋盛稱節閔帝賢明宜主社稷歡欣然是
之悛作色曰若言賢明自可待我高王徐登大位
廣陵旣爲逆胡所立何得猶爲天子若從雋言王
師何名義舉歡遂幽節閔帝於崇訓佛寺歡入洛
陽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
不先制人將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
彼有功於時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
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歡以
汝南王悅高祖之子召欲立之聞其狂暴無常乃

止時諸王多逃匿尚書左僕射平陽王脩懷之子也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見脩所親負外散騎侍郎太原王思政問王所在思政曰須知問意椿曰欲立為天子思政乃言之椿從思政見脩脩色變謂思政曰得無賣我邪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報歡歡遣四百騎迎脩入氊帳陳誠泣下霑襟脩讓以寡德歡再拜脩亦拜歡出備服御進湯沐達夜嚴警昧爽文武執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勸進表椿入帷門罄折延首而不敢前脩令思政取表視之曰便不得不得稱朕矣乃為安定王作詔策而禪位焉戊子

孝武帝即位於東郭之外用代都舊制以黑氊蒙七人歡居其一帝於氊上西向拜天畢入御太極殿羣臣朝賀升閭闔門大赦改元太昌以高歡為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庚寅加高澄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初歡起兵信都爾朱世隆知司馬子如與歡有舊自侍中驃騎大將軍出為南岐州刺史歡入洛召子如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廣州刺史廣寧韓賢素為歡所善歡入洛凡爾朱氏所除官爵例皆削奪唯賢如故以前御史中尉樊子鵠兼尚書左僕射為東南道大行臺與徐州刺史杜德追爾朱仲遠仲遠已

出境遂攻元樹於譙丞相歡徵賀拔岳為冀州刺史岳畏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雖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為腹心之疾且土萬人雖復敗走猶在并州高王方內撫羣雄外抗勅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俊皆屬心於公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為城黃河為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為啓而不就徵

壬辰丞相歡還鄴送爾朱度律天光於洛陽斬之五月丙申魏主酖節閔帝於門下外省詔百司會喪葬用殊禮以沛郡王欣為太師趙郡王諶為太保南陽王寶炬為太尉長孫稚為太傅寶炬愉之子也丞相歡固辭天柱大將軍戊戌許之己酉清河王亶為司徒侍中河南高隆之本徐氏養子丞相歡命以為弟恃歡勢驕狎公卿南陽王寶炬毆之曰鎮兵何敢爾魏主以歡故六月丁卯黜寶炬為驃騎大將軍歸第魏主避廣平武穆王之諱改謚武懷皇帝曰孝莊皇廟號敬宗秋七月庚子魏復以南陽王寶炬為太尉壬寅魏丞相

歡引兵入淦口大都督庫狄干入北陁擊爾朱兆
庚戌魏主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高隆之帥步
騎十萬會丞相歡於太原因以隆之爲丞相軍司
歡軍於武鄉爾朱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并州平
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 冬十一
月甲辰魏殺安定王卽東海王暉己酉以汝南王
悅爲侍中大司馬 魏主以汝南王悅屬近地尊
丁亥殺之 十二月魏主納丞相歡女爲后命太
常卿李元忠納幣於晉陽歡與之宴論及舊事元
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歡撫
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

更求建義勳歡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
可遇耳元忠曰止爲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搃歡
須大笑歡悉其雅意深重之爾朱兆旣至秀容分
兵守隘出入寇掠魏丞相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
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都督竇泰
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
五年春正月魏竇泰奄至爾朱兆庭軍人因宴休
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嶺衆並降散兆
逃於窮山命左右西河張亮及蒼頭陳山提斬已
首以降皆不忍兆乃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歡親
臨厚葬之慕容紹宗攜爾朱榮妻子及兆餘衆詣

歡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二



